

孙志昌

## 过年心情

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对过年失去了那份原有的心情，感觉过年不仅可有可无，甚至还有点害怕过年，感觉过年就是一场心理与身体的煎熬。

想想小时候，对过年是那么的期盼，一到冬天，就会不定时地缠着母亲问，什么时候过年？母亲就会不耐烦地说，等着吧，去好好学习。一进腊月门，不时会听到零星的鞭炮声，渐渐地就有了年味，我激动的心仿佛就要跳出来，即使这样我也不敢给母亲提起半句，唯恐母亲再发脾气。随着年的临近，我的心也越发兴奋，真想一步就到，去享受那份快乐与欣喜。

那个时候，年龄小，还不懂什么辞旧迎新，但知道一过年，长了一岁，可以穿新衣，贴对联，放鞭炮，有好吃的，能和小朋友尽情地玩，快乐始终伴随着自己，玩得甚至都忘了回家，每每要等到大人叫，才会从兴奋中回过神，乖乖地回家。回家后，大人不免要批评几句，此时的批评，也比平时低八度，还面带微笑。我知道，过年，大人的心情也是快乐的。身边的每个人都将微笑挂在脸上，说话的声音里也是透着欢乐的音符。

年后，走亲戚、串朋友，每天都沉浸在过年的好心情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微笑，一种对生活的期待与向往，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。那时的过年心情，可以说一个字，爽！

现在，生活好了，年龄大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按说过年应该其乐无穷。但我却没有了过去的这份心情，有的只是平淡与无味。年前，也不做准备，更没有什么期待。只是将年当做平常的日子来过，而潜意识里却有着一种退缩的心思。按常理来讲，现在的过年，条件好了，应该更有所期待。其实不然，物质生活丰富了，但丢了过年的心情。

这天，到父母那去，谈及过年。我问：“爸爸，过年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”父亲说：“没什么可准备的，也不用买很多，平时想吃都有。”母亲也说：“现在过年没有过去那么热闹了，人们都习惯了，平时生活好了，也不盼着过年了。”我听后，感觉父母把过年的心情也丢了。

其实，过年就是一个心情。如果你丢了过年的心情，那过年也就失去了意义，只是一形式而已。试想一下，你没有了过年的心情，也会在行动上与语言上，势必会影响到家人，更影响到了全家过年的气氛。看来，不管怎样，也不能丢了过年心情，让自己用愉悦心情迎接新年，享受美好生活。

带着一个好心情，盘点自己的生活，迎接新年的到来，放飞自己的梦想。让过年成为自己人生的加油站，生活的调味剂，用一个愉悦而欢欣的心情，去迎接新年的挑战，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。

本版编辑 缪峥嵘



面对现实。他教我们怎样和面，怎样蒸馒头。临走时，硬是给我留下了一捆粉丝、几颗酸菜和一把通红的干辣椒。

他说，就要过年了，你们就用酸菜和粉丝烩一烩，拌上辣椒粉，很好吃的呢，我们这里过年都吃这个，岁月会像粉丝这样长长绵绵，日子也会像辣椒这样红火起来……他的礼物和席热腾腾的话，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。那一年的年夜饭，母亲按照许老师的嘱托，认真地烧了一大碗酸菜粉丝汤，并把它摆到桌子的正中间，那是唯一一个可以冒出热气的菜，但足以驱寒寒冷的冬气了。

后来回城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许老师，多次联系均无音讯。欲寄彩笺与尺素，山高水阔如何处？40多年来，我一直在心里惦记着他，感念着他当年送给我们的那顿最好的年夜饭。

## 春联四副

■杨少峰

金龙狂舞万民乐 骏马奔腾百业兴

爆竹声声辞旧岁 红梅朵朵报新春

锦绣河山遍地画 安康生活满园诗

风调雨顺家家乐 国泰民安处处春

## 迎新春楹联

■成勋俊

九州骨肉同龙族 两岸山河共月圆

龙年龙裔看龙舞 龙飞天上

春节春风送春光 春满人间

四柱擎天 看神州巨变

五星映彩 引玉龙腾飞

## 壬辰迎春曲

■闵永军

梅花吐蕊兆年丰，瑞雪纷飞气象雄。

万国奔腾飞彩凤，九州锦绣舞祥龙。

灯笼似海迎新岁，爆竹如雷除旧容。

坐看春从天上降，江山处处喜增荣。

一篇《过年》，他自己说：“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，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炮，使隔壁的外国人也‘嘘’了起来；这和花炮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。”第二年除夕之夜，鲁迅写信对友人说：“十多年前，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，是反对的，现在却心平气和，觉得倒还热闹，还买了一批花炮，明夜要放了。”

刘绍棠先生笔下的年味更浓，更香，更纯。他在《本命年的回想》中的过年是这样的：“除夕时，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子，梆声中才能锅里下饺子，院子里放鞭炮，门框上贴对联，小孩子们在饺子上锅之前，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，老人要赏压岁钱，男孩子可以外出，踩着芝麻糕到亲支近脉的各家各户，压岁钱装满了荷包。天麻麻亮，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。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嚷嚷着：‘恭喜，恭喜！’‘同喜，同喜！’”刘绍棠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，是年

京民俗风情画卷。其实，老舍的名字也和春节有关，老舍出生于腊月二十三，第二天便是立春，父母为他取名舒庆春，就有庆贺春天到来的含义。

梁实秋先生在《过年》一文中曾回忆道，早在民国前一两年，家中除夕方式已然做了“维新”。“我不再奉派出去挨门磕头拜年。我从此不再是磕头虫儿。过年不再做年菜，而向致美斋定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。”只是除夕要守岁，不过晚上十二时不能睡觉，这对于习惯早睡的梁实秋是一种煎熬。梁家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，又是宫灯，又是纱灯，烛光辉煌，地上铺了芝麻糖儿，踩上去“咯咯吱吱”响，这一切当然有趣。“初一特别起得早，梳小辫儿，换新衣裳，大棉袄加上一件新蓝布罩袍、黑马褂、灰鼠绒绿鼻脸儿的靴子。见人就得请安，口说：‘新春’。”

向来以冷峻示人的鲁迅先生，也曾写过

点吃的。”太太怒目圆睁，气了整整一个礼拜。

见我不吱声，太太倒是笑了：“这回你怎么开窍了，也知道浪漫浪漫了？”我更糊涂了：“我怎么个浪漫？”太太终于笑出声了：“呵呵，也学会装糊涂了，不错，不错，是想把浪漫进行到底吧？”我还是不明白，只一个劲地催问。太太迅速从手包里掏出一张贺年卡：“这东西是你寄的吧，你以为不署名，我就认不出你的字？也太小瞧我了吧。”

嗨，原来是这么张贺年卡呵。真没想到，这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贺年卡，竟然感动了太太，劳驾她在激动之余，买了只老母鸡来回报于我。

细想起来，我还真有点惭愧：两天前，送报纸的邮递员来单位推销贺年明信片，我“被迫”买了十张。既买之，则发之。我挨个给一些老朋友、老同学写上几句诸如“新年快乐，万事顺达”之类的吉祥话，不小心，将其中一张的“新年”错写为“新羊”，涂了重写后，感觉不太美观，就不想寄给老同学了，但又不愿浪费了（上面印着邮资哩），干脆，就寄给太太吧……

“我之所以不署名，不就是想让你猜嘛。”知道怎么回事后，我只能“浪漫”下去了。

的直接抵达通道，点开后可以查看到年货商品。网上的年货品种丰富，而且价格比起市或商场的便宜。腊肉十斤、熏鱼十斤、虾片五斤、卤牛肉八斤、开心果三斤……老妈在网上精挑细选不厌其烦，她和卖家在网上砍起价来眉飞色舞，老妈轻点鼠标，订单源源不断地发出。

那天早上随着快递员的叫门声，老妈网上打的第一笔年货寄来了。老妈兴奋地打开包装盒，一块块鲜红的腊肉呈现在眼前，表面还冒着晶亮的油汁，惹得我口水直流。

网上购年货一个好处是网上集中了天南地北的特产，在本地买不到的东西在网上都能买到。老爸曾在南京工学院（现东南大学）读了四年大学，老爸多年来对南京咸水鸭的美味念念不忘。今年老妈在网上打年货时还专门为老爸买了三只咸水鸭，皮白肉嫩的咸水鸭从南京寄来后，老爸还没等过年就大快朵颐，连说味道正宗。我是馋嘴猫，山西蟹黄、临安山核桃、天津桂发祥麻花这些我梦寐以求又在本地不易买到的美食，老妈网上打年货时全给我买了，真让人喜不自胜。

老妈网上打年货至今已用去了两千五百元，老妈为我算了一笔账，这些年货要是在超市买至少要花三千元，更重要的是网购的年货可以送货上门，老妈再也不会因为买年货而累得腰酸背痛了。

片喜气洋洋的景象。赶集的、摆摊的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喜悦的笑容，年的气息就这么美好地写在脸上。

乡村年味儿，在于温暖。忙活了一年的乡亲们，把年货备好之后，三五成群的在冬日的阳光下晒太阳，拉着家常，说着今年的年货，更有小媳妇们向前辈们求经：怎样灌香肠，怎样炸才能让麻花酥脆，怎样做出红烧肉不油腻……前辈们耐心地指点，期盼自己的经验可以让小媳妇们来年把年货准备得更好。这样的场景，让我相信，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，是最温暖的年的光景。

乡村年味儿，在于忙碌。忙着要祭灶王、要扫房子、要洗床单被罩、要剪窗花、要磨豆腐、要杀年猪、要写春联、还要煮炒、煎炸、蒸煮食物……而我最喜欢的场景是杀年猪。村里的壮汉总是忙得很，那些没有胆量杀的人家，没有力气杀的人家，杀年猪的活儿就全归他们。三下五除二，忙活完，带着满脸热气腾腾的汗，对感谢他们的人说：“乡里乡亲的，都是一家人，说啥感谢呢？”这样的场景，很容易让我坚信，生活在乡村是幸福的，因为这份亲情如一家的情，让年的味道更加浓香宜人。

一直以为，乡村的年味儿是最纯洁的，也是最热烈的，它带着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美好，让我沉醉，让我回味，更让我欲罢不能。



## 尧园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我随父母下放到一个偏僻的农村。

正是岁暮年终，天气阴冷无比，当我一路颠簸，用一双早已麻木的双脚踏上乡村的时候，感到农村真是一个大世界。天是地的颜色，地是天的颜色，一望无际，但满目萧索。

转入当地小学读书后，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，吃不惯他们的馒头稀饭，常常感到茫然而寂寞。有一位许老师，大约四十多岁，他浓眉大眼，脸上似乎永远挂着不知所以的笑，还可以说几句普通话。这让我仿佛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。课余，便会到他的宿舍里玩。他总是关心地问我是否过得惯，想不想省城的家。许老师告诉我，他到过省城，能说出省城的许多地名，说省城是个好地方……他还请我吃烤红薯、南瓜籽。

有一天许老师提出要到我家里看看。那时，初

紫苏河

## 最好的年夜饭

到农村生活的父母一时很不适应，几乎终日一筹莫展，幼小的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却不知如何劝慰他们。现在有人原意来看看他们，自然是件好事，我连连答应。

那天午后，许老师来了，与我的父母一番寒暄之后，长谈起来。他介绍了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人情世故，并不断地安慰我的父母，要入乡随俗，

“年年难过年年过”，对联中常用的一句话，确实说得不错，要把年过好，是要有些技术的。

一、远离人群的艺术——许多大忙人趁着年假趁机离开喧嚣的众人。可见清幽一字，哪怕在追求团圆、追求热闹的过年时刻，亦极受人宝爱。然中国人的清幽，往往在热闹市井中求之；我最欣赏那种客厅中打着麻将而他人独坐自己房间看他的书，叫吃饭了，他亦出来同桌而吃，亦与旁人聊几句牌经。人家回牌桌了，他又返房看书了。

散步，亦是过年最有趣之举。大街小巷，俱与平日长得稍稍不一样矣，岂不妙哉。每一城镇，在过过年时，皆有了另一份相当别致的气味。更是在此时，北方人可以好好看看北方，南方人当然也可好好看看南方。

许多不宜开车、或避开塞车后的市镇中心，最宜在过年时好好散步。凡是步行可抵的地方，皆是新年最有潜力的好去处，像早上的公园，打拳、太极拳、皆值得去，乃此时你竟完全拥有了它。

二、无所事事的艺术——过年有时节目看似甚多，然一并跳过去，这件不做那件不做，实也没啥事了；这么一来，把浴缸放满水，人钻进去，居然有妙不可言的受用。在路上闲走，见戏院映某片，出乎意料的好看。

晨风

## 过年的艺术

只有少受制于“丰衣足食”之陈念，才得得出一个通透达观的优历年。

四、好友相聚的艺术——趁年中多假，最宜约三五老友相聚。或小酌或喝茶，畅谈长夜亦无不可。尤其是太多忙人，平日不易现身，此时哪儿亦不去，哪儿亦不想去，最宜与老友碰面。然聊天的话题亦须略有节制，皆道之不耻，实无须在此特作温习。倘大伙皆自然聊上有趣又有见地的人生必然话题，则显示人之智慧又随年岁之增更增长矣。

张光茫

## 大师过年

又是一年春节近。每当此时，关于春节年味的的话题，就会萦绕在很多人的心头。大师们笔下浓浓的年味，更让人回味无穷。

老舍先生过年喜欢热闹，每年春节，他家的小院里都会举办猜灯谜活动，猜中的人都会得到一份小礼品。老舍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一文中，用他那优美的笔调，描绘了老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、活动、玩艺儿、吃食、礼仪、景观。以至于有人读后惊呼，这哪里是篇散文，分明就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

霍寿喜

## 贺年卡

下班回家，见太太面带微笑，开门迎接，我知道家里又有什么“喜事”了。进屋就闻到她老母鸡的香味，我的神经也兴奋了：“年底又发钱了吧？怎么舍得买老母鸡回来吃？”太太嗔怪道：“你就知道钱，钱，钱！怎么就想不到精神享受呢？”我便跟着附和：“对，对，闻到鸡香还真是一种精神享受。”

太太对我的附和仍不太满意：“你呀，除了钱，就是吃！其实，人与人之间是讲究感情的，夫妻之间更是这样。”这话我就不明白了，当然要问：“难道我对你没感情？”太太的神情松弛下来了：“那倒不是，但你过去太不喜欢也太不善于表达情感了。”太太说的倒是实情，恋爱时，我和太太从没有过“手拉手”。去年情人节，太太的一位女同事收到了男友的鲜花，太太羡慕极了，回家将这事对我“倒”了好几百遍，终于招来我的不冷不热的回答：“买花确实浪漫，但也浪费，真不如买

余平

## 网上购年货

每年一到腊月，老妈就忙着打年货，腊肉、腊鸭、香肠、干果、蜜饯……老妈一样样地往家里搬。我劝老妈一次多买些年货，老妈说她年纪大了，一次买多了拎不动，只好一点点地买。

今年腊月老妈打年货一直还没动静，我催老妈去超市打年货，老妈说：“楼上的李老太学会了网上打年货，省时省力，这几天我一直在跟李老太学习上网知识，过几天我也在网上打年货。”

老妈说到做到，没过几天她就开始在网上淘宝了。老妈津津乐道地说：“网上打年货要货比三家，同一种年货的价格在电脑屏幕上一目了然，可以尽量选择标价低的年货。当然卖家的信誉等级也很重要，一般信誉度高的网店年货质量可靠一些，要是在网上遇到了不良商家那才叫闹心。此外还要多看买家对货品和卖家的评价，如果这个卖家的口碑不好，咱最好离他远点。”

我跟随着老妈进入大大小小的购物网站，一般购物网站首页都有“年货”

苗君甫

## 乡村年味儿

乡村年味儿，在于问候。农家小院里、乡间小道上，乡亲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询问：“过年了，在广州的妞妞该回来了吧？”“你家老二啥时候回来？”“老大今年回来该带着孩子了吧？”……这样问候，让我很容易感受到温情，乡村的孩子，就是每家每户的孩子，每个孩子的近况，乡亲们都清楚地知晓，这份问候，很贴心。

乡村年味儿，在于清新。衣服、床单、被罩，被勤劳的主妇，洗净了晾在院子当中，阳光轻轻地落在上面，善待着每一位喜欢它的人。这样的场景，总会让我看到天长地久，这是俗世最厚重的温暖，乡村的年味就随着皂粉的清新，诗意的弥漫，而年一路清清爽爽，快步走来。

乡村年味儿，在于热闹。乡村的集市，从进入腊月的第一天开始，就热闹非凡。年货摊一家挨着一家，年画儿、春联、糖果、花生、瓜子、鞭炮……一溜排开，放眼望去，一